

国际石油市场变化与中沙能源合作

陈沫^{1, 2}

(1.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2.中国社会科学院海湾研究中心)

摘要：世界石油市场正在经历长期供过于求和市场竞争向亚洲转移两大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会削弱中国与沙特阿拉伯“打造长期稳定的中沙能源合作共同体”的大方向。石油供应中断的风险依然存在，油价过低有悖于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双方利益，双方在石油投资领域的合作不平衡，石油美元霸权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新能源合作的水平与潜力之间差距较大，这些是中国和沙特阿拉伯能源合作面临的挑战。未来两国有着广阔的能源合作空间：以新的理念为指导，降低石油供应中断风险；以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对话，寻求油价的合理稳定；扩大相互投资，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实行结算货币多样化，改善国际石油贸易体系；开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开辟能源合作的新领域，把能源合作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关键词：石油市场；能源合作；沙特阿拉伯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oil market and Sino-Saudi Arabia energy cooperation

CHEN Mo^{1, 2}

(1. Institute of West-Asia and Afric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 Gulf Research Center of CASS)

Abstract : The world oil market has been experiencing such two major structural changes as the long-term oversupply and the shift of market competition towards Asia. These changes would not weaken Sino-Saudi efforts in building a long term and stable common community of energy cooperation. However, challenges facing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audi Arabia including low oil prices against both China and Saudi Arabia' interests due to the risk of oil supply disruptions still remains, the imbalance of the both sides in the cooperation of petroleum investment, the increasingly apparent negative effect of petrodollar hegemony, a big gap between the level and potential of new energy cooperation. There is broad space for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both countries in the future including reducing the risk of supply disruption by adopting a new concept of security, pursuing reasonable and stable oil prices through more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dialogue, upgrading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y means of expanding mutual investment level,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oil trade system by implementing settlement currency diversification, taking energy cooperation to a new height through developing clean and renewable energy and opening up new areas of energy cooperation.

Key words : oil market; energy cooperation; Saudi Arabia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把能源合作定位为中阿合作的“主轴”^[1],中沙能源合作在中阿能源合作中占有突出地位。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不仅互为最大的原油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而且也是全世界双边原油交易量最大的能源伙伴。2019年,沙特阿拉伯向中国出口石油8680万吨(原油8330万吨,油品350万吨),是中国的第一大石油进口来源国,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16.4%;中国则是沙特阿拉伯的第一大原油出口市场,占其原油出口总量的23.2%^{[2][3]}。当前,世界石油市场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和形成的新趋势,给中沙能源合作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但也为双方提升合作水平带来了机遇。

1 国际石油市场的结构性变化趋势

近年来,国际石油市场出现了两个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一个是长期供过于求和低油价,另一个是竞争主战场转向亚洲。

1.1 市场供过于求和低油价的长期化

2014年开始的国际低油价时期迄今已经持续了6年,国际石油市场走出低油价的前景依然非常渺茫。无论是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从2017年以来实行联合限产并不断加大限产力度、2020年原油价格战爆发的市场异动,还是也门内战爆发、美国对伊朗实施出口“归零”的极限施压制裁、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受到袭击等地缘政治事件,都没能让国际原油价格出现持续反弹。实际上,造成低油价的深层原因是,国际石油市场供求关系的基本面正在发生重大的结构性转变,高油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从需求方面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可持续发展观和新能源安全观的推动下,全球能源低碳化的进展、石油替代能源的发展以及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导致世界石油消费增长呈现出逐渐减弱

的趋势。近年来,这种趋势已经接近关键节点,即世界石油需求即将“达峰”。包括欧佩克在内的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世界石油需求很有可能在2025-2040年的某一时间停止增长^[3]。

与走向疲软的石油需求相比,世界石油的供给却积蓄了巨大潜力。首先,世界上现有剩余产能总量超过1000万桶/日,超过了国际能源署2018年预测的未来20年世界石油需求增量(900万桶/日)。这些剩余产能或者是因地缘政治因素而未能使用的产能,例如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等国的产能,或者是由于执行“限产促价”政策而暂时关停的产能,例如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国的剩余产能。

其次,石油勘探开发技术的发展,使可开采的石油探明储量快速增加。仅2003-2019年,世界石油的储采比就从41年提高到50年^{[2][4]}。一大批油田项目将在未来20年内完成开发,陆续开始向国际石油市场供油,其中包括美国、墨西哥和阿根廷的一批页岩油项目,美国、墨西哥、巴西和圭亚那的一批深海油田项目,沙特阿拉伯的一批浅海油田项目,伊拉克、哈萨克斯坦和北非的一批陆上油田,以及非洲的许多小型油田项目。

石油需求降低与产量供给增长的倒置趋势,将使世界石油市场长期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现有剩余产能,还是蓄势待发的新产能,都属于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油田项目,其产出的石油进入市场并不会导致高油价重新出现,新旧产能的市场竞争反而会限制油价上升。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高油价将难以重现。

1.2 市场竞争的主战场向亚洲转移

世界石油市场长期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必然导致供给方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但世界各地的石油市场饱和程度并不均衡,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石油消费和进口需求已然经过“峰顶”,甚至进入了收缩期。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自身油气资源有限,且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期,能

源效率相对较低，推动经济增长的产业能源密度较高，因此石油需求不仅会保持较快增长，而且石油进口会维持较长时间增长。

根据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19）》的预测，2018-2040年，在既定政策情景（Stated Policies Scenario）下，北美的石油需求量将从2280万桶/日减少到1910万桶/日，欧洲的石油需求量将从1320万桶/日减少到870万桶/日，日本的需求将从360万桶/日减少到200万桶/日；而中国的石油需求会从1250万桶/日增加到1550万桶/日，印度的石油需求会从470万桶/日增加到900万桶/日^{[5]134}。进口需求的变化与消费的变化一致，预计到2040年时，美国可实现石油自给自足，不再需要石油净进口。2018-2040年，欧盟石油进口需求将从1090万桶/日下降到750万桶/日，日本和韩国的进口需求将从610万桶/日下降到420万桶/日。期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进口量从940万桶/日增加到1330万桶/日；印度的进口量从370万桶/日增加到840万桶/日，其他亚太国家的进口量从710万桶/日增加到1070万桶/日^{[5]145}。

美欧日等发达地区或国家的石油市场收缩和中国、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石油进口市场的扩大意味着，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如果要维持或扩大国际石油市场份额，必然要高度关注亚洲

地区，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市场，并且把市场竞争的主战场向这一地区转移。这从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已可见一斑。2017年，俄罗斯经多年努力，首次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但2019年，沙特阿拉伯对中国的原油出口量猛增33.1%，重新夺回了领先地位^{[2]30}。

2 中沙能源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国际石油市场的新趋势下，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能源合作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2.1 石油供应中断的风险依然存在

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贸易伙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在维护石油供应安全方面具有共同利益。长期以来，世界石油供应的最大安全威胁是中东地区冲突引起的供应中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重大国际石油供应中断（供应中断量达到200万桶/日以上）大多由中东地区的冲突引起，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并未有所改变（见表1）。

进入21世纪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持续动荡，民族和教派矛盾集中爆发，地区冲突的数量、复杂性和激烈程度，都是以往少见的，而且地区冲突的焦点日益集中到盛产石油的海湾地区。原本作为中

表1 重大国际石油供应中断事件的时间、规模和原因

断供时间	断供峰值（万桶/日）	断供原因
1956年11月-1957年3月	200	第二次中东战争
1967年7-8月	200	第三次中东战争
1973年10月-1974年3月	430	第四次中东战争及阿拉伯石油禁运
1978年11月-1979年4月	560	伊朗伊斯兰革命
1980年10月-1981年1月	410	两伊战争
1990年8月-1991年1月	430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及海湾战争
1999年4月-2000年3月	330	欧佩克减产促价
2001年6-7月	210	伊拉克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纠纷
2002年12月-2003年3月	260	委内瑞拉石油工人罢工
2003年3-12月	230	伊拉克战争及其后续影响
2018年4月起	260	美国对伊朗实施石油出口限制
2019年9月	570	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遭袭击

数据来源：陈沫. 论国际油气市场大趋势与中海能源合作[J]. 宁夏社会科学, 2020 (02): 97

中东地区主导力量之一的美国因加快能源独立步伐，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明显减少，不再强调地区稳定对能源安全的保障，其中东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一些措施甚至激化地区矛盾，例如发动“伊拉克战争”，对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支持“阿拉伯之春”运动，将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并推出偏袒以色列的“世纪协议”等。

持续动荡的中东局势，无论对中国的石油进口安全，还是对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安全，都构成严重威胁。中沙都面临在中东新地缘政治环境下促进地区稳定和维护能源供应安全的挑战。

2.2 油价过低有悖于中沙双方利益

2014年油价大幅度下跌以来以及2020年3月爆发的油价大战，对于沙特阿拉伯和中国来说都不是好事。对沙特阿拉伯来说，尽管其石油生产成本是世界最低的，并不存在因油价下跌导致石油工业亏损的担忧，但沙特阿拉伯需要维持80美元/桶的油价才能满足政府的财政开支。2017年以来，沙特阿拉伯等欧佩克成员国和俄罗斯、墨西哥等非欧佩克产油国（“欧佩克+”）联合采取“限产促价”政策，并且为此付出很多努力，但限产成果基本上被美国的石油增产冲销掉。“欧佩克+”不仅没有实现“促价”的效果，反而把大量市场份额拱手让给美国的生产商。

中国虽然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也是石油生产国，30%的石油消费依靠国内生产满足，国内石油工业每天生产原油近400万桶。仅中国石油集团一家企业就解决了140万人的就业问题^[6]。然而，中国各大油田的生产成本不均衡，油价达到60美元/桶时才可以实现全部油田和区块盈利^[7]。因此，中国的石油工业也是油价过低的受害者，中国所需要的油价并不是越低越好，而是石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可以接受的合理价格。可见，中沙都面临着探索实现合理油价的共同需要。

2.3 双方在石油投资领域的合作不平衡

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伙伴国，中沙两国能源合作迄今仍局限在原油贸易层面，投资合作还很不平衡，以投资带动能源合作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沙特阿拉伯为推行石油工业国际化战略，为巩固在中国原油市场的份额，积极投资中国石油工业下游领域，已取得明显进展。2009年以来，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已经与中资企业合资建立了福建炼化项目、天津炼化项目、河北炼化项目、浙江炼化项目和辽宁炼化项目5大项目（见表2）。目前已建成的3个项目的设计年炼油能力达到3700万吨/年，这些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均以沙特阿拉伯原油作为生产原料。

相比之下，中国在沙特阿拉伯石油工业中的

表2 沙特阿拉伯在中国石油工业下游领域的投资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中沙福建炼化项目	2009年投产。合作方为中国石化持股50%、沙特阿美持股25%、埃克森美孚持股25%。设计能力为每年加工原油1200万吨，生产80万吨乙烯和80万吨聚乙烯
中沙天津炼化项目	2010年投产。合作方为中国石化持股50%、沙特基础工业公司持股50%。沙特基础工业公司承诺每年对该项目提供1000万吨的原油配额。设计能力为每年生产100万吨乙烯、60万吨聚乙烯和40万吨乙醇
中沙河北炼化项目	2018年投产。合作方为香港华通、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和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设计能力为每年加工原油1500万吨，并生产高清洁油品、乙烯、丙烯、芳烃类、碳四等产品
中沙浙江炼化项目	计划2020年投产。合作方为民营企业荣盛石化公司持股51%、巨化集团和桐昆集团各持股20%，2018年10月沙特阿美入股9%。设计能力为每年加工原油4000万吨
中沙辽宁炼化项目	计划2023年试运行。合作方为辽宁盘锦鑫诚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和沙特阿美。设计能力为每年加工1500万吨原油，生产150万吨乙烯、130万吨对二甲苯

数据来源：陈沫. 论国际油气市场大趋势与中海能源合作[J]. 宁夏社会科学, 2020 (02): 97

投资还非常有限。由于沙特阿拉伯石油工业的上游领域尚未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中资企业无法获得上游领域的直接投资机会。中资企业所开展的石油工程服务，虽可带动一些设备、技术和劳动力的输出，但仍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在下游领域的合作中，中方的参与仅有2015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沙方合资建造的延布炼油厂。如何扩大相互投资提升能源合作的规模和水平，特别是扩大中国在沙特阿拉伯能源领域的直接投资，仍然是摆在双方面前的课题。

2.4 石油美元霸权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

现行的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贸易体系，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在国际石油贸易中作为主要买、卖方的核心地位。在国际石油市场的新趋势下，国际石油贸易的重心已经转向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等国之间的石油贸易。进入21世纪以来，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原油贸易明显减弱，贸易额远低于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石油贸易的水平^①，但美国仍利用美元在国际石油交易中的唯一计价货币地位，按自身利益干涉国际石油贸易。

在现行的体系之下，除了美国，其他国家无法控制因美元汇率变动而产生的实际石油交易成本，也无法节省美元的汇兑成本。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惯用包括金融制裁在内的单边制裁手段，影响世界石油贸易的正常秩序。例如，美国政府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实施单边石油禁运；欧佩克在沙特阿拉伯主导下推动“限产促价”后，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2019年4月通过“禁止石油生产和出口卡塔尔法案”，威胁对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公司进行反垄断监管等。无论是石油进口国还是输出国，都对美元霸权下的国际石油贸易体系越来越不满，认为其需要改变。

2.5 新能源合作的水平与潜力之间差距较大

国际石油市场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世界各国对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追求，以及由此引发的化石能源消费受到遏制，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已成为国际能源合作的新维度。中沙两国均具备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开展合作的资金、资源和技术条件。

中国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方面已经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是天然气消费和进口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电池生产和出口国，也是风力发电设备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而且掌握了成熟的核能发电技术。沙特阿拉伯的天然气、太阳能和风能资源丰富，也制定了宏伟的核能发电计划。但是迄今为止，中沙两国的能源合作仍然局限于传统的石油能源领域，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很少，合作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3 加强中沙能源合作的努力方向

国际能源市场的新趋势为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加强能源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带来新的启示，并指明了新的方向。

3.1 认清双方能源合作的战略意义

在国际能源市场发展的新趋势下，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在能源方面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增强。对中国而言，虽然有了更多的石油进口渠道和选择，但沙特阿拉伯石油产能稳定、运输便利，两国政治关系友好，沙特阿拉伯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主要石油进口来源国之一。对沙特阿拉伯而言，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只有加强与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才有望保持和扩大国际石油市场份额。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石油进口安全与沙特阿拉伯的石

^①1976-2019年，沙特阿拉伯在美国原油进口中的占比从24.8%下降到7.4%，美国在沙特阿拉伯原油出口中的占比从15.1%下降到6.9%。1976年数据来自《第三世界石油斗争》编写组：《第三世界石油斗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42页。2019年数据来自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0 第30页。

油出口安全相互依赖，共处于一个能源安全共同体之中。

中沙两国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增强石油安全的相互保障。因此，中沙双方需从战略高度出发，以“打造长期稳定的中沙能源合作共同体”作为共同努力的方向，把彼此当作优先合作伙伴，推动各个领域的能源合作，实现互利双赢和共同发展。

3.2 合作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

没有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能源安全就难以得到充分保障。面对错综复杂的中东问题，中沙在反对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诸多方面有相似的看法，包括根据阿拉伯和平倡议和联合国有关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公报和安理会决议基础上寻求叙利亚危机的解决；维护也门统一及支持也门合法政权；维护伊拉克的统一、稳定与独立等^[9]，双方合作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具有一定的政治基础。

此外，中东的许多地区冲突都有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刻背景。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比较雄厚，是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援助国，中国则拥有不少适用于中东国家发展的技术和经验，双方在以发展促和平方面也可以加强合作，有所作为。

3.3 以包容性对话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合理油价

新的市场格局呼唤建立新的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市场秩序和油价形成机制。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作为世界主要石油进口国和出口国，应当合作推动有世界石油主要生产国、输出国和进口国参加的、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国际油价对话，形成国际石油市场和价格调节的新机制，在找出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为实现石油生产方、出口方和进口方都可以接受的合理油价和油价的稳定而共同努力，在重建国际石油市场秩序中，实现互利共赢。

为此，可以考虑给现有的对话机制，例如世界石油理事会（World Petroleum Council）、国际能

源论坛（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等赋予相关职能，也可以考虑推动建立新的专门协调机制。中沙双方应为推动形成这样的对话机制而共同努力。

3.4 以“石油人民币”改善石油贸易支付体系

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俄罗斯、安哥拉、伊朗等多国已开始用人民币取代美元作为部分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以应对美元霸权的挑战并提高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这种现象被称为“石油人民币”取代“石油美元”。采用“石油人民币”的国家多是沙特阿拉伯在中国石油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因此，改善中沙石油贸易的支付体系，特别是逐渐摆脱对“石油美元”的依赖并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不仅具有应对美元霸权威胁的一般性意义，而且对于保持沙特阿拉伯在中国石油市场的竞争力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双方应当加紧在这方面共同努力。

3.5 以扩大相互投资提升现有产业合作水平

提升中沙能源合作水平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要通过加强双方在石油工业全产业链的相互投资，使双方的能源合作进一步深化，使能源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对于沙特阿拉伯而言，随着中国石油进口和石油需求的进一步扩大，中国的石油工业下游领域投资还有较大空间。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2018-2030年，中国的炼油能力将从1570万桶/日扩大到1920万桶/日^{[5][144]}。在炼油工业的结构调整中，大批低效率和高污染的小炼厂将逐渐被淘汰，从而为大型石化联合企业的投资建设腾出空间。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伴生气资源丰富，具有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LNG）的潜力。中国的LNG码头和储运设施等天然气工业下游领域，也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因此，沙特阿拉伯在中国市场投资推进石油工业一体化战略并把投资扩大到天然气工业领域，仍然存在长期的机遇。

中国的石油企业对沙特阿拉伯投资市场也寄予

期望。不仅希望在油田服务贸易中获得更多机会,减少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更期望能够在石油工业的上游领域获得投资的机会,以提高合作的水平。在石油工业的下游领域,扩大石油产品的出口量是沙特阿拉伯升级石油工业结构的重要举措,2015-2018年,其石油产品的出口量从3840万吨/年快速提高到6060万吨/年,油品供应主要面向欧洲、非洲和印度市场。这意味着中资石油企业进军沙特阿拉伯石油工业下游领域也有广阔空间,中国石油企业在炼油和石化领域都有成熟的先进技术,应当争取更多的下游领域投资机会。

3.6 以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开创合作的新领域

中国和沙特阿拉伯需要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开展合作,把沙特阿拉伯的资源优势和中国的技术和制造能力优势结合起来。沙特阿拉伯的“新未来”(NEOM)项目包括建设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发电项目,计划到2030年实现200吉瓦发电能力目标,累计投资2000亿美元。沙特阿拉伯还计划到2032年建造17.6吉瓦的核发电能力,为此需要建造16个核反应堆。中沙应把可再生能源合作列入双方合作的重点并加以推动,让中资企业作为可再生能源合作的优先伙伴,为双方能源合作开辟新的前景。

4 结论

世界石油市场正在发生长期供过于求和竞争重点转向亚洲两个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变化中的市场不但不会削弱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相互依赖和互利双赢的能源合作关系,反而可以使双方的能源关系更加紧密,并为加强双方能源合作带来更大的动力。

市场结构的变化要求双方对一系列关系到双方能源利益的重大问题做出反应,特别是中东地区动荡对石油供应安全的威胁、油价过低和不稳对双方的负面影响、双方石油领域投资合作的不平衡、

美元计价对石油贸易造成的障碍,以及新能源领域合作水平低等问题。回应这些挑战,一方面需要指导思想上的创新,以“能源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指导双方能源合作,以新安全观为指导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另一方面需要在一些关键领域开展务实的互利合作,特别是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国际油价调节机制、推动以非美元货币计价的石油贸易、扩大双方在石油上下游领域的相互投资、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合作领域创造机会等。围绕这些方面开展合作,可以为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能源合作开辟新局面,使双方的能源合作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 人民网, 2014-06-05.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605/c1024-25109727.html>.
- [2]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0[R]. 2020-06.
- [3] 姜学峰. 全球油气格局与中国油气供需形势[EB/OL]. 天然气工业网站, 2018-12-20. <http://www.cngascn.com/homeNews/201812/34331.html>.
- [4]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4[R]. 2004-06: 4.
- [5]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9[R]. 2019.
- [6] 林林海. 全球石油公司终极排名出炉[J]. 石油知识, 2018(01):5-6.
- [7] 邓雅蔓. 国际油价暴跌,国内油价有40美元/桶的保护价“三桶油”为何还亏损? [J]. 中国经济周刊, 2020 (09): 68-69.
- [8] 第三世界石油斗争编写组. 第三世界石油斗争[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 542.
- [9] 中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联合声明[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网站, 2017-03-19. <http://www.chinaembassy.org.sa/chn/zsgx/zzwl/t1446849.htm>.

收稿日期: 2020-11-30

编辑: 庞孟昌

编审: 周勇